

蔡益懷〈登獅子山〉

與同事相約登獅子山，接連兩次都不能成行，不是因人事調動，便是因不測風雲。不知是天意，還是巧合，每次改期總與我命途中的劫數有關聯，故心中暗想，這獅子山大概對我有甚麼啟示，因而登獅子山的願望更趨強烈。

這一次，終於成行了。說起來真是玄乎，在登山前一夜，我又逢一劫，到了改寫命途的另一關頭，同事都替我捏了一把汗，問我還有沒有心情郊遊。何須多言，上！

歌仔有話，「人生不免崎嶇，難以絕無掛慮」，命途中怎能沒有波折，是生是死，由他去吧。一踏上山道，籠罩心頭的陰霾，靈魂深處的風暴都一掃而空。這是我第一次登獅子山，心情自然興奮。

獅子山橫臥九龍半島，南俯港九，北望新界，雖無雄奇險峻甲天下的美名，不可與名山大川爭輝，但在我心目中，它卻像香港的一座聖山，令人景仰。說起來，獅子山並不高大，海拔不過四、五百公尺，但卻氣勢雄偉，像靜臥這方土地的神獸，守護着這一方黎民，見證着香江的變遷。與它朝夕相伴，豈能沒有與它近距離接觸的衝動？

我們以沙田坳為起點，順着麥理浩徑往上行，沿途溪水淙淙、林木蒼翠、雀鳥啁啾，令人賞心悅目。登上山頂，境界大開，港九盡收眼底，建築像積木，車輛像爬蟲，人像螞蟻，彷彿對着一個大沙盤。回望北面，則是大圍、沙田，再遠眺則是馬鞍山、吐露港，又是另一番景色。

坐在獅子頭上，昂首御風，飄飄乎，確有幾分遺世獨立的氣概。環視山下，氣象萬千。維港彼岸的港島被煙霞所籠罩，像披着一層薄紗，增添了幾許朦朧的意趣；九龍這邊，建築叢林與交錯的街道，予人星羅棋布之感。山腳不遠處，有球場、泳池，在綠茵場上競逐以及在水中浮沉的人都像螞蟻般渺小。看到此景象，突生感慨，這些池中物爭先競逐的也只不過是那幾十公尺之短長，未免太短淺了，為甚麼不能將那球場、泳池，化作一艘舢舨或一艘船，放在海中去漂流，與大風大浪搏鬥呢？那些池中物執迷的不過是片刻的歡悅、一時的得意罷了，可憐！舉目望去，一隻山鷹正在空中翱翔。鷹，山之魂，能在香港的山頭看到牠的踪影，對於我這個來自山野的浪子來說，真有說不出的驚喜。那隻孤獨的山鷹就在眼前盤旋，大有「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」之概。這不受任何約束、不受任何羈絆的自由化身，相對於山下那些營營役役的蟻螻，該是何等的超然，相較那些騰躍於蓬蒿之間的麻雀，又是何等的逍遙？牠獨來獨往，享受孑然的遨遊，豈在乎草叢中覓食的斑鳩、大樹中偷生的寒蟬那吱吱咋咋的譏笑？這山中的精靈，也只有獅子山才是牠的棲息之所，畢竟，獅子山和山鷹都是大自然的造化、天地的驕子。

獅子山上的石頭都是堅硬的花崗石。據說，這獅子山形成於一億四千萬年前，是火山爆

發的熔岩凝聚而成。怪不得那黝黑的岩石任憑億萬年的風吹雨打，也不改其磐石本色，原來有在火山中淬礪而成的傲骨。億萬年的時光流轉，幾度滄桑，幾番天崩地坼，多少枯枝敗葉都被雨打風吹去，多少豪強顯貴成糞土，唯有你巍然不動，以超然的氣度目睹着這塊土地滄海桑田的變化，見證香江兩岸百年的繁盛。

從獅子頭上下來，小徑陡峭崎嶇。驀然回首，發現獅子頭像一個面容剛毅的長者，那刀削斧劈的面容，滿布時光與風霜的痕跡，它不動聲色地俯視着山下的都市與蒼生，靜觀人世間的寵辱與炎涼。我的心為之一震，驚異於它的傲然、冷峻。它目擊了多少古今人物的起跌，見過多少人生的浮沉，聽過多少悲歡的故事，心中藏了多少香江的傳奇？

看着這剛毅的面孔，想及獅子山那蘊蓄了億萬年的熔岩，我幡然醒悟，天地之正氣就在獅子山，也在我們心中。且看這蓄勢待發的臥獅，不就是力量的象徵？它凝聚的是香港人不向命運屈服，不屈不撓、堅忍不拔的精神。

走下山腳，溪流潺潺，綠樹成蔭，曲徑通幽，置身於鄉野的輕快感令身心為之一新，那不朽香江名歌《獅子山下》竟從心頭油然而升——放開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一起去追，同舟人，誓相隨，無畏更無懼……

（文章曾經刪改）